

我生七十年的自白

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寒爰

自裁居面於今越廿余年端以
信君相影攝頻向年隔幾何相此云
一由始自二十五度傳君神由少壯
而老學與兒日新日新在學兒時中
編雅陳值茲世澤湯常保清白身
仙遊映冰雪作伴雅登麟面日世間
多難時如君真
伯初先生 仝錄

伯初先生

甲午

三三三三四

五影

影合一案

初盛

題詩以調

今從

之

後視

頭顧看哉

何嘗

許形影自相

化蝶

商屈指十年

還堪

更歌聲一

壯

笑狂是翁

金年並

何枝猶出史

至字並

費賈猜詳險

每五年

入隻飛夢魂

合或

呼張四郎

寒宵

甲戌四月

題于

沈思乎者

虎寬

年七十有一

英雄氣概儒生本色儼若低眉
苦提知識詩禮趨近臨諱幾翼
林華覽秀活人衛國媚辱儒老
老臣自待世變日非壯心未息
杯酒慨慷托諸溫克今吾故吾
其混不貳伯初先生 吳邦政



天數之相地數之相令看
消五數一相知至美少年之
相已算為人祖相之相入
相相十相一連一五只
不見百二十歲忘年逢
人莫測數者古
伯初先生 仝錄

伯初先生

彭吹革命

遺禍上命

之年也距今

三十二年矣

昂頭天外

本欲殺竟

何傷此相已

三復我膽

況四方各言

消白日不壞

學金剛詩

是華生夢

者君化蝶忙

五月五日

思三又題

存曲與君同子吟
序先亦一科扣際
已喻廿歲為來已
眼殊多今在手老
夫那堪重老視可
伯初先生 仝錄

我生七十年的自白

鐵沙寒叟

（此文信手寫來有白話有文言不成體格時在民國三十

七年十二月）

我是一個鄉農家之頑童出身，生於清光緒五年己卯十一月初二日，即公歷一八七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忽忽到今七十年了。

七歲，始入族伯子明先生私塾，讀方字，旬餘，便不肯讀了。父責之。祖曰，年尚幼，不讀可也。

八歲新春，又入塾，俗例清明放節假，我以放風箏爲樂，假滿，又不肯讀，父責令必往，祖又曰，年尚幼，姑俟來年可也。此時期之頑童生活，真可謂其裘克紹，好玩騎牛，牛身高，不得上，牛有長角，呼之曰借角，牛首微俯而側，以足跨其角，牛首一昂，躍登其背騎之。越欽公塘，往東四五里，放牧於海濱草灘。（此項草灘，現已坍沒海中。海岸西移二三里，不勝滄桑之感），又喜駕牛於戽水車，立車盤上，在牛項，扣軛繩結。（此結甚簡單，而笨人視爲難事），又牛之耕地，拖犁翻壟後，再拖刀耙切細之，人立耙上壓重，手執牛尾

，農夫稱爲捏牛尾巴，我亦爲之。又入秧田插秧。人小泥深，爲求免污衣袴，則裸下體入水，又嘗學織草屨以自穿。（俗呼推草鞋）同族中人，農隙多練拳術，常年設有拳場，我更以此爲樂園，耳目濡染，亦是三腳貓，懂得一些。到明年

九歲了，祖父詔之曰，今年特請徐萬齋先生來設塾，不可不讀書矣，於是奉命惟謹，年終，徐師辭館。

十歲，十一歲，兩年，仍就讀於族伯之塾。

十二歲，父命寄讀於舅家顧氏，塾師一少年秀才鳳際虞先生，（諱儀庭）對於我溫書之字音句讀，有錯誤者，糾正不少。明年顧氏，改聘談洽卿先生，（諱道）爲一老秀才，教讀數十年，從舅顧心蓮明經，（諱鴻）出其門下，今教諸表兄弟，其小門生也。時兩表兄已學作八股文，名曰做文章，我以爲奇怪。問先生，文章如何做，談師曰，汝若有意爲之，可教汝做兩句破題試試看，乃以「學而時習之」句爲題。先講解題義，及破題做法，令作兩句，寫在習字簿上，師閱之，謂尚可，惟第二句末用「乎」字，不合式。翌日，再以「君子務本」句爲題試之，與從舅顧公心蓮同閱，皆認爲可教，談師檢出其舊藏「啓悟集」一冊見示，蓋其中自破承題起，作文初步法也，遂爲我講授，亦依三六九文期，命題試習之，外祖聞之曰

，此所謂開筆也，例須謝師以紅封之敬。我於節假回家，稟告家祖曰，我開筆做文章矣，意欲索紅封以謝師也。祖叱之曰，是何言，曾見幾個讀書人有飯吃，（罵盡一般老學究，不肯孫終亦未出其所料），吾家種田吃飯，汝只須識幾個字，便墾泥塊過活可也，切勿上當。

談師最好之規律，案頭置日記一小冊，長不盈二寸，橫四五寸，中一橫格，分爲上下，每日上午背生書者，以先後爲次，列書學生姓名於格線之上，下午背溫書，則於格線下亦如之，字皆端楷，不到因事或病，亦皆載明，積數十年，已盈一筐，冊式一律，凡曾受業者，雖已四五十歲，亦可查出其某年月日是否在塾，及背書第幾人。又置方形四五寸小冊一本，記學生功過，我因三月廿八日，川沙香汛，有草臺戲，於早晨受課生書後，私出赴城看戲，晚歸，偷看功課簿，已記某生私自出塾，應責手心十下。明日清晨，我搶先第一人背生書無誤，師無動靜，晚又偷看功過簿，則已記某第一人背書，可免責。村塾教作文有程序，先是破題兩句，再教承題三句，至學作講首，曰放起講，其次曰放起股，曰放中股，曰放完篇，我作起講不多時，有些像樣了，師乃曰，余因東家學生，未能放起股，放中股，汝一附讀生，不便正式先教汝放，汝儘自爲之，可不拘程序也。

十四五歲兩年中，同塾作文者有四人，我多爲搶替，一日師戒之曰，鄰近村人，謂余塾

中五個做文章學生，由汝一人包辦，余甚難爲情，汝切記今後要不得，並令某一同學，坐師案前面試，可謂禁令森嚴矣。吾祖日常生活，每於下午在龔鎮茶寮，與幾個老友鬪六十四，（竹牌名）一日晚歸，我適因中元節放假在家，告我，有友人中之陸秀才連城先生，（諱鍾琦）聞汝學做文章，要索文章一閱，我乃自拈「富潤屋」句爲題，作成全篇，（時在塾中未完篇也）呈祖轉請批改，頗蒙獎借，批語中有「知蛟龍非池中物也」句。（可惜到老還是池中物）十五歲那年，中秋節後，患了一場大病，幾乎不救，臥床兩三月，起來穿衣，原有長可沒踝之袍，變成僅及膝蓋，病中正在發育時期也。

十六歲，談師移硯同學黃香圃家，（諱家駿）我亦往附讀焉，黃家在欽公塘西側，是年值中日甲午之役，海濱設防，築砲壘，見塘上移運砲位，及兵隊出入，爲我生始知軍旅之事。是冬始應童子試，（俗稱小考別於鄉會試之稱大考）川沙在清爲撫民廳，不設學官，士子分考上海或南匯，我以從舅顧心蓮爲南匯縣學廩生，童生須有廩保，爲保結便利，我即投考南匯。先於冬間在南匯縣考，由南匯知縣主試，明春赴郡，應府考，由松江知府主試，縣府兩試均得終覆者，（頭場榜上有名，得應初覆，每場有淘汰，至四場爲終覆），每以爲院試（亦稱道考即學政按臨試）可有希望，我以初出茅廬，縣府試均終覆者也。

十七歲，改從王一清先生（諱文澄，原籍餘姚，久居川沙，考入上海縣學）受業，因其在龔鎮設帳授徒，距我家較近也。同學最大者陸效飛兄，（諱舒翼）長我兩歲，最小者朱庭祺君，（字體仁）少我八歲，同桌對面坐，每與之嬉戲。是年春，赴松應府試，夏初，又赴松應院試，在松江考試期間，滿街滿巷，稱為童天王世界。同伴中年長者，或往茶寮小坐，或訪友謔談，我以年稚而面嫩，每不與偕，獨自閒逛於方塔，西林塔，黑魚弄，白龍潭，醉白池，超古寺，及遠至倉城等處，以為消遣。院試場期將近，廖保顧心蓮從舅勗之曰，毋再亂跑，須整理筆墨，準備入場之一切，我乃磨墨滿盒，裝入考籃，及期入場，聽點，接卷，認號，坐定後，盼到題目牌，首題「以能」二字，我以為不難作，乃握管攤卷，詎將墨盒一揭，則卷面已染一大堆墨，（墨污犯場規）阿呀，完了，只好等下科恭喜，草草完卷而出，秘不告人，敗興而歸。王師以為此科失利，宜改名字，我原名浩然，顧心蓮從舅，為取孟浩然踏雪尋梅之意，字之曰訪梅，王師又從梅字着想，誦「天寒有鶴守梅花」句，為我改名曰志鶴。

十八歲，聞王家港王氏，聘南匯顧冰一先生（諱次英，光緒甲午副榜舉人），主講其家，我往附從焉。顧師長我七齡，同學為王君士文（諱家彥癸卯舉人）昆季，士文與顧師齊年

，而又同案入泮者，至是亦拜門下，請益焉。其尊翁春泉先生，敬師甚，如師之囑，大事藏書，每月兩次，自滬購書歸，必一舟滿載，其各省官書局出版，而滬肆所無者，亦必設法羅致之。我初就學，日惟朗誦入股文，自以爲用功也。顧師止之曰，勿爾，以讀入股而做入股，毫無根底，必多看書，並先從識字入手，爲我訂定課程，每日讀說文若干字，看爾雅或詩經注疏，及綱鑑若干頁，我自此纔知有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太等等歷史，否則在四書五經之唐虞三代以後，不知如何會到今之世也。是年冬，龍學院（諱湛霖字芝孫湖南人）科試，我獲取入南匯縣學第八名，吾宗自小灣分支，遷至九團，世代務農，三百年來，至族叔祖潔生公，（諱文藻）於光緒十五年入上庠，算是第一個秀才，不若舊鄉紳家，一門中老少秀才可抓一把也。我是第二個秀才，族中還以爲希罕，（總算從此開讀書風氣，現在族中，大學畢業生亦不少了）。

十九歲，仍從顧師讀於王氏塾，王氏富藏書，堪稱瑯嬛福地，我遂努力閱書，雖不能多讀，亦得多識其書名，前今兩年中，獲益匪淺，常例，既入學爲博士弟子員，入股文，須即揣摩墨卷，以圖上進，我只願閱書，不復措意及此，桂花香近少年頭，初次應江南鄉試，觀光而已，但這次是入股文取士之末一科，亦足紀念。冬十一月初六日，娶於唐氏，我十歲時

已訂婚，我家與唐家，東西相望，俗稱一箭之路，亦猶俞曲園右台仙館筆記中，所謂與其姚夫人自小共飾錢者，（飾錢俗稱扛三符，現在的兒童，已不知有此玩意兒了）。

二十歲，以新婚後，在家設塾，教幾個鄰童，及弟輩，以便課餘與新娘爲伴，今有時髦之度蜜月名稱，我則可謂度蜜月者也，哈哈。

二十一歲，爲便請業於顧師，借書於王氏，就王家港唐氏館課，儼然抗顏爲童子師，所謂自行束修以上者，全年共得三十金，鄉俗舊例，延請塾師之待遇，童生年計制錢二十千文至二十四千文，秀才三十千文至三十六千文，我亦如其例，並不以爲菲薄，但過不慣糊搽王生活，年終辭謝不幹了。

二十二歲，居家修學，並不設塾授徒，以書院課藝，博得膏火，（卽獎金）藉資個人零用，可較多於出門教讀之修金，上海三林書院秦山長溫毅先生，（諱榮光）課經史策論，秦先生閱卷必詳批，並動筆刪改，頗爲受益，南匯芸香草堂于山長香草先生，（諱豐）課經解，我常列超等，兼應觀瀾（在川沙）惠南（在南匯）兩書院時文月課，自以爲不受他人拘束矣，乃至秋間，同邑包聘卿明經，（諱志澄）因丁外艱，堅邀我往代周浦朱氏館課，閱三月餘，朱氏諸生中，有學作時文起講，試帖詩兩韻者，名賢康，卽後來滬市豆米巨子朱允長君

，惜今已作古人矣。

二十三歲，爲黃楚南君（炎培後改字勸之今字任之）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其原任南匯三壩鎮周氏館課，由顧冰一師之諄促，我往爲之暫代。居停之子靜涵，（均）初學作文，附讀之顧生掄青，（敷）是冬初應童子試，我居然以老師送考面目，伴送顧生赴南匯縣考。

二十四歲，正式受任爲周氏塾師，鄰塾只隔一庭院，亦周氏本家，其塾師顧翔冰君，（諱泮英）爲顧冰一師之從弟，朝夕相見，頗得朋友切磋之樂，夏，赴松江應歲試，（每學政一任，歲試科試各一次，歲試者，例行考驗已入學生員之成績也，老秀才怕歲考，報出游，或報病，暫賴不到，但不得過三科，且必須補考，相傳笑話，有一擺攤賣字者，每字大錢一文，一個老秀才，付十五文，請寫扇面，則提筆書「儼然一秀才，文章滾滾來，一日宗師到」，十五個字，（宗師即學政）又加付兩文，則添寫「直呆」兩字，科試者，爲應鄉試，須先應科試，一若報名然也），我於廿一歲那年，已當過一次歲考了，這是第二次，凡歲科兩試，生員報考經古場錄取者，必有正場取一等可補廩之希望，我此次考取古學，而入股文太不合格調，只列二等第二名，也算例外。時學風丕變。競譯東文書，我亦自習東文，與黃君楚南，及其同學邵仲輝君，（即今邵力子）三人合譯支那四千年開化史一部，出版，署名譯

者支那少年。是年壬寅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再入秋闈，同伴張心九君，（尙思）年二十六，黃楚南君，顧翔冰君，均二十五，我二十四，在秦淮畫舫，作四人合慶百齡之舉，此少年樂事也。既歸，黃君報捷，餘皆爲下第之劉蕢。我辭謝周氏館，勸周願二生，入上海育材學堂，即今南洋中學是也。時清廷已下詔各直省府廳州縣，將所有書院，改辦學堂，府爲中學，縣爲小學，乃隨同黃君請改觀瀾書院爲川沙小學堂，呈文以黃君新舉人領銜，而文爲奉旨辦理事件，廳丞陳家熊例不能不准，但藐視我輩青年，不予遽准，迭次批復，頗有玩弄調侃之意，黃君與我，乃越呈張文襄公之洞，此行歷盡艱辛，因既無公費，我輩又皆措大，困於川資，只能乘價廉之野雞輪船，（別於招商怡和太古三公司之有輪埠者）到南京下關，停於江心，（該輪無停靠碼頭）四更天氣，過入小划子，逆風逆水，奇冷澈骨，划到江邊上岸，已天明矣。沿途滴水成冰，風雪中，坐鐵輪東洋車入城，（時未有江寧鐵路）車行好多時候，坐得凍僵，而城內未有如今日之旅館，覓住小客棧，硬板三塊爲榻，夜則油盞一燈如豆，並無被褥，須自帶行李，我們只帶薄棉被各一條，實不足禦寒，早起，至文德橋茶寮吃點心，狂飲高粱，以煮乾絲佐酒取暖。最要緊是一紙呈詞，而墨凍手僵，不能自繕，只好以兩大元委託露天膳文公（衙門旁有代寫文件之招貼者），代寫。至督轅投文，則侯門似海，號

房中攤列上轅手版，兩三長檯。只見紅藍頂子出入如織，不收呈文，謂須候收呈委員堂期面遞，我們不能久待，只得再以幾隻大洋，託滕文公代遞，並約抄到批示寄回。於是匆匆出城，到下關候船，（是時下關未有市面房屋，只幾個蘆蓆棚，賣大餅油條而已），好不容易候到下水靠碼頭之太古輪船，我自背負被包，走上跳板，冰雪甚滑，一個筋斗，幸兩邊有網絡，未落江中，而腰包僅賸之川資已丟了。回到上海，知川沙陳廳丞，聞我們赴寧，恐江督閱稟，將斥其違旨，先已堂堂照會，請即開辦學堂矣。

二十五歲，川沙小學堂開辦，廳丞陳家熊，照部章委黃君爲總理，我爲副辦，招生兩班，額爲之滿，我與黃君，皆不支薪，黃君且自備飯。我自上年辭去周氏館後，既無束修，又無書院膏火收入，個人零用，亦不便向家長要錢，暗中自質衣物彌補。六月暑假，適顧冰一師，暨楊月如君，（諱保恆）羅紹伊君，（鉞）歸自日本。訂邀蒞川演講，一時聞風興起，上海，南匯，新場，周浦，等地。紳耆學子，均買棹而來。翌日，葉漢丞，沈奎伯，諸君，邀顧師至新場講學。我與黃君偕往，致成南匯革命黨之獄，此事因痞棍黃德淵等，庇護北山寺住持，鳴鑼聚衆譁鬧，當夜，我們避匿康衡甫家，黎明，僱舟入南匯城，休憩於顧旬侯先生，（諱忠宣）創辦之肇興學堂，撰文呈縣，傍晚繕畢，五人偕入署面遞，戴令運寅，（字

子邁）正坐堂皇訊案，約明日再去詳談。翌晨即去，戴尙高臥，午起，迎入花廳，大恭敬，開口便稱昨夜閱諸君稟，已掣硃簽拘犯封寺，（北山寺）必爲嚴辦，諸君放懷勿問可也。乃信口雌黃，大談經濟政治，隨時要請諸君指教等語，特開麒麟門，送出大堂以外，此所謂軟進硬出者也。我們同肇興校，飯後無事，五人之一陸沛清明經，（諱望峰）逕回坦直橋家中，黃君，與顧師冰一，張君心九，（尙思）及我四人，僱舟出城，游三龜鎮，宿周宅，（爲我與黃君之舊居停）翌日（六月廿三日）午後，城中急足至，持顧旬侯先生函，謂戴令請再去談，望速駕，我們毫不遲疑，即登舟入城，至肇興校，先飭役赴縣通知，俟晚膳後即來，正在進膳間，一署役持燈籠，執戴運寅三字大紅名片，謂請諸位老爺，我們披衣同去，導入花廳，戴令出見，開口便稱你們是革命黨，謗毀皇太后皇上，（蓋據黃德淵捏供也）即又飭役請捕廳老爺來，交其看管，於是同入捕廳署，（典史署）騰出一大房間，署役曰，此上房也，因太太回籍了，故可借用，我們囑此役去向肇興校借榻帳四副來，此房真大，四榻之外，另設一板鋪，由兩役人輪吸雅片烟，算是看管，並同我們閑談，以解沉寂。所謂捕廳老爺者，亦每日手執水烟袋來，送閱報紙，與我們敷衍，謂堂上（指縣令）性躁，一時火氣太大，兄弟當從旁婉解也，我們笑領之。然而關防嚴密，禁止友人探望，並在窗外加釘木柵，視同

江洋大盜，住在此中三夜兩日半，算得是鐵窗風味，但每餐由外送來豐盛菜餚六簋，這筆帳吃在啥人頭上，至今不明白，大約是顧旬侯先生惠鈔了，我們在裏面毫無消息可聞，而外面已鬧得滿城風雨，雞犬不寧，衙門前貼出六言告示，照得革命一黨，本縣現已拿獲，起出軍火無數，……云云。一面電詳江督魏光燾，蘇撫恩壽，撫批解府訊辦，督批就地正法，電令兩歧，在再請示間，六月廿五日，是光緒帝萬壽，地方官黎明朝賀如儀，鳴砲九響，致睡在旅館夢中之朱錫笙君（朱比部贊虞先生之公子）驚醒躍起，踢翻便壺，跌碎近視眼鏡，誤以爲我等已正典刑，雖不及刼法場，亦將哭法場也，廿六日中午，我們正在吃飯，忽一縣役高舉戴運寅紅名片，謂請諸位老爺到花廳上去談，乃略整衣履而出，房門外立一笑容滿面之外國人，頽而長令，與我們握手爲禮，真所謂丈二金剛，不知此人何來，同行步至大堂，則一縣役宣告，大老爺現需休息，（實則雅片癮難熬了）請諸位回去，緩日再談，是時新場葉漢丞，吳景蓮，等。與牧師陸子莊，方淵甫，袁恕庵，諸君，皆握手相慰，始知一外國人，係上海三馬路慕爾堂總牧師步惠廉先生，特來保釋者也。卽登輪，逕駛上海，後悉此輪啓旋後半小時，決定就地正法之電令到縣，戴令已追趕不及了，若使戴令果於釋出時，在花廳延見，寒暄一番，便難逃出虎口矣，真險呀。

以革命黨一案，上海育材學堂師生編成新劇，出演舞台，是否逼真，未去看過，無從證明，但是年秋冬間，在日本東京出版之江蘇雜誌，載有南匯縣黨獄始末記一文，頗爲翔實，現采入川沙縣志第二十三卷中，我們自南匯出獄到滬，即暫借居慕爾堂牧師方淵甫先生家，我得家報，內子產後病劇，長男曾福患痢已久，我恨不能即歸，但覆函爲新生兒命名興，七月廿一日先祖漢宗公歿，聞訃奔回，已大殮矣，翌日滬有急足來，促速走，即星夜馳往，知佑尼干律師告步惠廉總牧師，清政府派上海道就會審公廨提審，一經審過，立可解往內地，絕無保障，只有遠走日本避之，時張心九君聲明並未參加演說，已摘除案中名字，我等三人連夜搭船（船名西伯利亞）四等艙離滬，爲登記避免耳目，願師冰一改號仲修，黃君楚南改號勅之，我改號伯初，並即沿用通訊，到長崎登陸，轉赴神戶，投宿於南匯同鄉陳平齋君之源昌號。匝月辭出，乘火車往東京，寓丸山福山町二丁目東櫻館五號，曾入清華學校習日文，以備留學，但費絀，不久旋止，歲將暮，三人回滬。同鄉楊錦春先生（諱斯盛）招待於其家，（在白克路珊家園人和里）我們旅居日本及來去費用，皆出於楊先生資助，並代償佑尼干律師費五百兩，深爲銘感。我得間回里，內子病雖愈，而長次兩兒均已殤，是年先祖與先叔新洲公，及其長子志義從弟，暨我兩兒，老幼四代一門共死五人，我亦幾遭不測，內子病

亦瀕於危，真可謂家門之大不幸也。

二十六歲，就南翔耶穌教堂設立之學校中文教席，（已忘其校名，在南翔東市，隔一小河之南岸，即古漪園，每日往遊焉），同事英文教員陳君，（已忘其名）係一教徒，甚誠懇。授我英文，一學期讀完課本五冊，能自檢字典閱書矣，然以速成強記，又不應用，稍久即盡遺忘。秋應上海城東女學之聘，任教課，並承楊錦春先生邀顧師黃君與我在其別墅，創辦廣明小學，同時兼職於南北市兩校，宿於廣明，而每晚赴南市滬學會，補習算術音樂。

二十七歲，專任廣明教務，晚仍赴滬學會，又在北市理化傳習所補習。是年楊校主籌設浦東中學，在六里橋購地建築。

二十八歲，浦東中學籌備就緒，組織校董會，校董十人，我其一也。

二十九歲春，浦東中學開辦。黃君勸之為監督，（清部章不稱校長，中學稱監督，小學稱堂長），我為教務長，時各地中學尚少，聞風爭來入校，頭班生第一屆畢業第一名龐松舟，現已為特任官，其餘成材得志者甚多。是年秋，我率學生數十人旅行南京，滬寧鐵路通車未久，我尚第一次乘坐國內火車。在寧二日，實行遠足，每日黎明起即出發，至昏黑回寓所，一校工挑饅頭一擔隨行，以充食糧。第一日，出聚寶門，至雨花台，折回出水西門，至莫

愁湖，再入城，游清涼山而歸。第二日，出朝陽門，游明孝陵玄武湖等處，入太平門，登雞鳴山，遙瞰臺城遺址。兩日步行，學生中有喊走不動者。我與體操教員陳君星五，（慶雲）一在前領隊，一在後督隊，以鼓勵諸生精神，同行之國文教員黃許君臣（諱守垣）沈君勉後，（諱礪）實不能走，中途僱車先歸，我有遠足日記一文，刊在浦東中學第一期雜誌。（此本今已佚），十月二十日，先王母周太夫人棄養。時吾父患瘵已甚劇，扶病治喪，送葬之日，不能步行，乘肩輿往視窆，又察看生壙工程，歸即臥不能再起矣，我以學校寒假期，得日夕侍奉湯藥惟謹。

三十歲，新正初六，父命我召闔家人俟于寢室外，謂將告別也。既齊集，又命速招之入，環侍榻旁，父乃舉目視一周，頷之而瞑，神志清湛，豈偶然哉。我向在廕下，從未問家人生計，至此失怙，事無巨細，悉集於一身，嗚呼痛哉。

三十一歲，川沙籌備城鎮鄉地方自治，黃君勅之，及包君聘卿，顧君蓉江（諱懿淵）陸君逸如（諱家驥）與我五人，爲主任籌備員，同時蘇垣樊稼軒（諱恭煦）提學使委我爲川沙廳視學員兼勸學所總董。全境小學十餘校，僅城內高等小學，以舊有書院田租充費。其餘各初小，以串票捐錢二百餘千文分給之。而勸學所經費，指定舊賓興款充用，全年共錢八十